



童世骏：对孩子要用好“特殊时刻”所提供的教育资源

口述者：童世骏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）
采访记者：陈瑜

如何面对疫情，这是这几天童世骏一直与学生和家长们分享的主题。他认为利用好“特殊时刻”所带来的特殊教育资源，激励学生们用特殊时期的考验让自己变得更坚强和成熟，在将来走上社会之后承担更大的责任；能够留下一些感恩、自豪的记忆，收获对世界和人生在其他时候得不到的观察。

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讲，我始终有这样的一个观点，包括之前非典和汶川地震时，我也写文章谈过，这一切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，但既然发生了，我们就要把它作为一个有所学习、有所收获的课堂，用好特殊时刻所提供的教育资源。如何面对疫情，在资源匮乏时如何正确地看待自己的社会权利和义务，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弥补疫情给我们造成的损失，这些都是这几天我一直与学生和家长们分享的主题。

上纽大校园只有一栋楼，很早就被封了，我们在外面“遥控”，作应急服务的组织安排。作为校长和老师，看到这么多孩子们每天被关在房间里，特别是一旦出现阳性了，转运隔离的条件非常艰苦，我们都很心疼。但在宽慰和帮助他们的时候，也要利用好疫情所带来的特殊教育资源，激励他们用特殊时期的考验让自己变得更坚强和成熟，能够在将来走上社会之后承担更大的责任，不是只留下痛苦、窝囊的记忆，也能够留下一些感恩、自豪

的记忆，收获对世界和人生在其他时候得不到的观察。但我也一直讲，作为校长我绝对不会以此为借口来放弃帮助同学们克服眼前的困难，不能找借口来放弃我作为管理者对员工和学生所承担的责任。作为教育者，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在生活和学业上照顾好他们，更要帮助他们用好成长的各种资源。我们的美方教务长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，她也跟同学们讲，我们要考虑将来如何跟我们的子孙们讲述这段记忆，可以写点日记、做点观察。

什么是将来能让我们自豪的记忆呢？比如说，资源匮乏了，我不仅去争自己应得的那一份，而且要思考如何公平分配、互相帮助。如果理所当然地觉得，只因为你是某一特定身份的人，就要在社会中占有更大份额的资源，这个想法是不健康的。之所以说这种想法不太健康，一是因为我们要通过自己奋斗和奋斗的成功来争取更多的回报，而不能满足于坐享其成，二是要看到整个社会的团结安定不仅只

建立在鼓励个人（及其家庭）的奋斗和成功的基础上，而也需要大家彼此关怀，特别是在资源匮乏时有更公平的分配，对弱者有更多的关怀。从个人成长来说，你要更多地关心别人、帮助别人，而不是只想着自己，这其实也是你的重要成就。特别是像上纽大这样的学校，学生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，可能会觉得受累是一件特别不该落到自己头上的事情，这样的心态如果在像抗疫这样的全民艰苦奋斗的时刻中被强化、固化，对他们今后的成长来说，将是疫情之外受到的另一个伤害。

我跟家长们也分享了这些想法，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的家长会我们都开了，大家都非常理解，表示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封控期间遵守防疫规定，确保学习任务的完成，将来更好地回报社会。令我非常触动的是，有同学主动给我发邮件，说平时只考虑自己的学习，没想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困难，自己平时被保护着照顾着，也想不出能解脱苦闷做点什么，但是在努力地想。同学们之间也是互帮互

助，有学生突然被送到隔离点去，情绪非常崩溃，他们的同学就帮着来向我们反映情况，询问能否做些开导工作。

当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。有些同学是住在校外的，平时他们和社区的居委都相处得很好。但疫情发生以后，学生们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会觉得是天大的事情，在外地和国外的家长们都急得不得了，只能寻求居委会帮助，但又不能每时每刻都得到自以为应该得到的及时响应和特殊照顾，因此就有家长和同学会产生误解，表达埋怨，甚至出现让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非常失望的言行。在这里我也作为学校领导向居委会的同志们表示歉意，同时也恳请他们理解孩子们在这样特殊时刻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，相信他们在经历这样的磨练后会有更好的成长。

以上是这些天来作为教育者的观察和思考。另外，我觉得这次抗疫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收获，是让我们小区真正像一个集体了。原来我们的小区，就像萨特所说的公共汽车上的乘客，说起来他们是一个group，但其实不是一个community，哪怕是同一个楼里的，也不过就是点头之交。疫情之前，我们楼是没有微信群的，后来我们在隔壁同事的帮助下，建了个微信群。现在这个微信群每天都热闹得不得了，有邻居缺什么东西在群里问谁家，很多人回复；也有邻居主动说自己多了什么，谁需要拿去；还有人说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，马上就有人来响应。

昨天晚上正好发生了一件“惊心动魄”的事情。小区里有位老人突发心脏病，他的老伴在楼微信群里呼救，然后这幢楼的志愿者就发到我们小区的群里。我们都在帮着打120，一开始打不通，后来我打通了，告诉他们时得知，有邻居通知老人的儿子，儿子已经赶到将他接走送去医院了，好在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虚惊一场。可以看到，居民之间的友爱、相互帮助的意愿和能力是非常强的。这是社会建设的宝贵资源，是可以好好进一步开发的。

遗憾的是，事后，居委会有同志告知以后碰到这种事情有一张名单，可以知道该怎样处理，这样的交流方式让业主们感到很“受伤”。这很值得我们反思，我想居委会的同志也可能都很委屈，他们的工作非常尽责，非常辛苦，但在与居民沟通中却常常遇到挫折。我想，有些问题可以通过专业培训来避免的。比如我们做老师的都知道，对学生有些词、有些口气是不能用的，有些请求和疑问是必须回应的。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专业培训和业务交流来习得的。第二天，我们志愿者群里出现了很多医生，他们说自己昨天睡得很早，不知道情况，然后他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放在了群里，说下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就直接联系我们，我看到之后非常感动。这时，如果在群里也能够看到居委会感谢的声音，相信业主们和居委会的关系能够得到很大的缓和。

通过当下的疫情，不仅让我看到小区层面有非常宝贵的资源可以用得更好，也有非常遗憾的空白需要去弥补。所以说遗憾，是因为这些遗憾其实不难弥补，用力点动脑筋，就可以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质量和党群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。

你先救人！一定要把市民安全地以最快速度护送到最近的医院！

口述者：汪洋（岳阳医院防疫物资运输组司机）
采访记者：唐闻佳

汪洋是岳阳医院防疫物资运输组司机，开了15年车。4月以来的经历让他感慨，“我从没想过繁华的大上海，有一天会如此安静”。

我叫汪洋，自从退伍后进入岳阳医院工作已整整15年。其实，我从没想过繁华的大上海，有一天会如此“安静”。而作为医院“小车队”的我，也在3月初接到了新任务：成为医院防疫物资运输组的一名司机。我们这个司机五人小组，吃住都在医院，24小时待命，白天黑夜都会有人接到任务，如外出接送人员、运送防疫物资等。

4月5日，一条新任务来了，需要前往嘉定区拿回一批医疗防疫物资。我开着车就上路了。下午2点多，车行到星华公路曹安公路，突然，一男一女拦住了我，我紧急刹车……

“我能不能先送他们去医院？”“你先救人！”

“师傅，求求你帮帮忙！送我们去医院好吗？”“师傅，我老婆肚子痛得厉害，‘120’还要有一会儿再来，能不能麻烦您送我们去最近的医院？她真的疼得不行了。”那一刻，真的，眼瞅着一个大男人快要哭出来了，而他身旁的姑娘已非常虚弱，手紧紧捂着腹部，脸色发白，眉头紧锁，非常痛苦。

我心想，我有任务在身，前方医疗队也在“打仗”，急等物资，我不能耽误。但眼前，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求你，又在封控期，他们短期内可能遇不到第二辆车了。于是，我拨通了医院的电话。“路上遇到一对夫妻，姑娘很痛苦，我能不能先送他们去医院？”不是很有把握电话那头的回答，没想到，却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回答：“你先救人！一定要把市民安全地、以最快速度护送到最近

的医院！”丝毫敢耽误，我一边用手机开始查询最近的医院，一边喊这对夫妻赶紧上车，提醒他们上车后赶紧准备48小时核酸阴性报告。在医院工作的我很清楚，这是现在的“必需品”，可以节约急救时间。

最近的曹安医院，距离8公里之外，小车一路向医院奔去！“医院怎么大门好像关着？”快到医院外，我有点着急，按了喇叭，值班室有人跑了出来：“你好，你们医院还开着吗？我车上有名女同志，肚子疼得厉害……”“你稍等，我马上喊医生出来！”得到这个回答，我放下心，准备离开，夫妻俩连声道谢。

我想，是谁遇到都会伸出援手的。我是一名退伍军人，我们一直说“退伍不褪色”，脱下的是军装，不变的是守护，尤其是退伍后到岳阳医院工作这些年，医院的同事都很有情怀，永远会把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，这样的医院文化深深感染着我。

每天的事情、变化很多，每一件都是“紧要事”

和这对年轻夫妻说再见后，我赶紧继续上路去取物资。然后我才知道，这批物资要送到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，医院的医疗队等着用。我一路开得很慢，我很清楚，这是紧要事。

这轮疫情从3月份发生以来，每天的事情、变化很多，白天黑夜都会有紧急任务。哪里有什么物资了，要赶紧去取；方舱医疗队有什么要运输，也得赶紧过去；标本要去取，把

消杀人员第一时间送到指定场地……每一件都是“紧要事”，因为环环相扣。

想想也对，消杀人员要是没有到，消杀没做好，后头工作没办法推进。“与病毒赛跑”，我在第一线感受着医务人员的这份拼搏劲。

平时，我们“小车队”也很忙，白天黑夜也需要待命。有时，遇到晚上抢救病人，需要我们去血液中心紧急取血，那也是十万火急的。而现在，我们进入的是一种新的“战斗模式”。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，这些天“在路上”，看见了不少，感动很多。

去方舱医院，能看见原来在医院常见的医生、护士，他们忙得满头大汗，脸上是被口罩压的深深痕迹，一名我们医院的后勤保洁女同志，脚崴了，还在坚持工作。有一次我去虹口区的采样点，给医务人员送饭，才发现他们一盒盒午饭还没来得及吃，推拿科龚利主任以及一批专家，就和大伙一起给居民采样，从上午忙到下午，脱下防护服，一脸疲惫，满头湿发……医疗队员在前头拼，我们司机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保障后方，给抗疫医务人员的家属帮忙送药、送点生活物资，他们中有的还是高龄老人。走出小区，我特别有感触，他们的儿子、女儿在第一线拼搏，我们在后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就是在支持这些“白衣战士”、在支持战“疫”。

不少医务人员在上车没多久就睡着了，真的太累了

自从进入防疫物资运输组，我们几个驾驶员就睡在医院的驾驶室。睡眠虽然不能保证，但没有一个人“退后”。我们每天往返于方舱医院、定点医院、岳阳医院之间，有时一天要跑两三次，所有人全力以赴。朱正文是我们运输组的组长，也是一名共产党员。4月3日晚上，安顿好10个月大的女儿，他只用了半小时就带着行李回到医院，安排好工作，当晚就赶到岳阳医院驻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医疗队驻地，投入工作。

现在是上海疫情防控关键期，岳阳医院的大量医护奔赴定点医院、方舱医院、核酸采样点……身处其中，就是一种大家在一起战斗的感觉，没有人抱怨或叫苦叫累。这些天，不少医务人员在我的车上没多久就睡着了，真的太累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就把车稍微开慢点。我想，他们稍微休息片刻，哪怕20分钟也好。

战“疫”大局，我看到的是远处的一个片段，一个画面，点点滴滴，但在我心里却化成一股力量。我的父母、爱人、孩子目前都在外地，因为我，他们现在也无比关心上海的疫情，母亲年纪大了，容易担心，让我每天报一个平安。我大忙了，电话就压缩为一条短信。几行千里母担忧，她的担心我理解。现在，我只希望上海疫情早日结束，期待“在路上”的我，能重新迎回车水马龙的上海。届时，我让老婆、孩子和父母到上海来好好玩一玩，我们全家可以团聚。



汪洋（左）送医疗队出征。

王泠一：菜场，是永不消失的民生晴雨表

采访记者：薛伟平
口述者：王泠一（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）

能让人民看到春天的希望，点燃必胜的信念。非常强调菜市场与蔬菜供应的重要性，认为这是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头等民生大课题。蔬菜供应做好了，老百姓的餐桌稳了，就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泠一研究员谈到他对这段疫情观察的思考

4月10日，是我和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夫人要英居家封闭管理的第11天。因3月31日，本居住小区就有不良情况而提前进入浦西封控状态。

之前，我连续四天到复旦旧居住区域圈的菜场去采购蔬菜、鸡蛋、咸鸭蛋和猪肉；最近一次到了虹口区。4月1日，复旦历史系八五级同宿舍同学、家住武汉的蔡明泽亲切地问候鼓励我，以他两年前全家的亲身体会，告诉我封控没有想象的可怕、生活照样可以继续，只是没有社交会很习惯。我则坦诚回复老同学打算居家一月，正好做些有益思考，观察一下上海是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的。

10天下来，思考最多的课题就是菜场和蔬菜供应；真是从社会大需求和实际生活中来，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新挑战。关注菜场建设和蔬菜供应及物流成本，是源于我的人生导师张仲礼先生的教导。张先生（1920-2015）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，曾任上海社科院院长和六至九届全国人大代表。在20年人大代表生涯中，张先生曾被《文汇报》等主流媒体誉为“议案大王”；由他本人以及他领头提交的议案所反映的问题与对策，均获政府主管部门呼应且及时得以解决。

张先生在调研基础上经常反映的社情民意就是菜场的建设，他认为这是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头等民生大课题。理由很朴素：老百姓不会天天生病、孩子总有学业毕业的时候、职员工资随着经济发展总会逐渐增加，但每家每户每天离不开的菜场，如不注意就会出现供应链问题。他强调，无论社会怎么进步、无论经济增长到怎样的体量，菜场是永不消失的民生晴雨表！张先生1958年自美归国后，一直居住在长宁区镇宁路，家门口就有菜场，成了他民生调研的重要场所。

我是他的学术秘书，在撰写其传记著作《智库之宝张仲礼》时，张先生多次回忆履职人大代表时对菜场的考察。最初是短缺经济背景下的供应不足，接着是食品安全问题，再后是外地（主要是华东地区）蔬菜如何进上海……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解决，这两年上海菜场琳琅满目，每条鱼、每头猪都可追溯到产地，大型蔬菜批发市场不仅对接华东主要产地且连接到了华北和东北……可谓欣欣向荣的局面了。但张先生还是多次提出，要居安思危，要研究自然灾害条件下的应对之策，如台风、暴雨或流域洪水等。

张先生晚年住院期间，还多次对生鲜平台、网络交易、手机支付等市民买菜新手段提出他的意见，比如，数字鸿沟能否尽快消除？不见面的蔬菜和肉蛋交易如何保证质量？网络或手机支付的安全性如何？独居或高龄老人的买菜难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谁去帮助解决？

当此次疫情突袭上海后，这些疑问都成了挑战！

买菜面前，可真是人人平等。我的邻居，很多是年富力强、新加敏锐的大学教师和机关干部，一样需要日常的厨房供应。可是，清明过后还是有地方出现了生活物资短缺问题；大家只能交流如何压缩餐桌欲望，简单、再简单。这个时候，最需要的民生就是保供应、保餐桌，老百姓才能足不出户。好在市委公开信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身先士卒，哪里群众有需要就到哪里去战斗。上海市政府则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诺——积极打通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，让老百姓看到春天的希望。几乎所有的援助上海医疗队所在省市，都同步向上海发出蔬菜、肉类、粮食，甚至婴儿食品的物流车。流动的菜场和流动的车手从各地星夜赶来，在社会公众的心理上已点燃了必胜信念。

我所在的小区，在4月6日得到了蔬菜援助和分发服务，大家一片欢腾。有意思的是，一位居住在小区的复旦留学生与我夫人交流时说，这在其父母生活的西欧国家是无法想象的，真正感知到了中国人民为什么是不可战胜的！

从我的朋友圈交流情况来看，上海各社区都在行动中。独居和高龄老人的买菜难问题，开始有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送货上门；快递小哥的队伍正在复苏，市场主体企业也在恢复功能；家庭主妇的焦虑开始缓解，城市正从突然袭击的最初惊愕中恢复抵抗能力。小区里的人们相信，如同上海即将回来！因为连续六次在小区进行核酸检测，同一个门号的邻居终于不再是点头之交的陌生人，大家都懂懂着在人间四月天一定还能吃上马兰头和腌笃鲜！

有着文学博士学位的夫人普通话很标准，今天朗诵了海子的名篇《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》。在虎年的倒春寒里听着有了不一样的感觉，尤其是“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……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，我将告诉每一个人……陌生人，我也为你祝福！”

我坚信，市井气的上海传统菜场就像弄堂，不会消失也不会被电商所替代。打赢这场防御战，最热闹的公共场所一定是菜场。这是如常上海的活力源，也是张先生的理想国。4月10日，也正好是先生的诞辰日。